

俄罗斯苏维埃作家
短篇小說集

1917～1957

1

上海文艺出版社

俄罗斯苏维埃作家短篇小说集

第一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Рассказы русских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В трех томах
本书根据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7 年版本译出

俄罗斯苏维埃作家短篇小说集

第一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 094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56 耗 1/32 印张: 13 5/16 字数: 292,000

1960 年 2 月第 1 版

196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2,000 册

统一书号: 10078·1381

定价: (八) 1.30 元

出版者說明

一九五七年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为了庆祝苏联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紀念，出版了《俄罗斯苏維埃作家短篇小說集》，編选了自一九一七年起至一九五七年为止的俄罗斯苏維埃作家的短篇小說，这些小說从各种不同角度反映了四十年来苏維埃人在革命斗争和卫国战争中，在宏偉的建設生活中的英雄气概，小說的风格也是多种多样的。

这些小說除了少数曾經我国有关书刊介紹过以外，极大部份都是这次新譯的。原文本共分三卷，中譯本則分六冊出版。

目 次

国际歌	維·阿夫捷耶夫	1
一張普通鋸子的故事	华·阿扎耶夫	15
画幅下面的題字	伊·安德罗尼科夫	30
雨	謝·安东諾夫	46
休息	伊·阿拉米列夫	89
俄罗斯自然历	尼·阿达罗夫	109
覺醒	伊·巴别尔	125
工作中的勁头儿	巴·巴若夫	133
鉄草	弗·巴赫米季耶夫	140
蚊子	杰·別德內依	172
紅色信号彈	盖·別列茲科	206
最后一枪	維·比安基	249
五块钱	符·比尔—別洛采尔柯夫斯基	258
鱒魚	阿·龐勤	273
林中烽火	米·布宴諾夫	282
杜霞	安·伐尔采娃	302
一天的早晨	維·伐西列夫斯基	320
斑白馬之歌	阿·維蕭雷	328
喀琅施塔得团的死战	符·維什涅夫斯基	349
剛强的性格	阿·伏洛琴	361

在海边	列·伏倫斯基	382
同团战友	叶·伏罗庇耶夫	401

国际歌

維·阿夫捷耶夫

从河口吹来一阵风，带来了隆隆的炮声。一个脚后跟响着马刺的、年纪轻轻的骑兵，把一面红旗升上了村政府屋顶的尖塔。几匹上了鞍韁的、毛色不同的马在系马桩旁边嘶鸣着。石头台阶上横躺着一块刻有沙皇国徽的匾额。一个穿灰色粗布军大衣的兵士，微微跛着腿，走进了执行委员会。他毫不费力地在许多军人当中找到了书记，一面走着，一面将他拉到屋角去。他对书记说，他想办一所音乐学校。

“办个什么？”一个面孔红红的、宽胸的水兵在小房间里搭腔，他的身边挂着一支驳壳枪，腰间揣着两颗手榴弹。“才把白匪赶出车站，河口还有战事，战场上还有人在死亡，你却要哼小调儿了……”

“我想办个乐队，不是为了开舞会，”尤薩洛夫执拗地说。“是用来鼓动的。”

“用三弦琴吗？”

“谁喜欢什么，就用什么。”

水兵皱皱眉头，忽然又哈哈大笑起来。

“好罢，别管这些步兵，挤过来点儿。你说——究竟是怎么

回事？”

小房間的四壁空无一物，只是在主席坐的那張木椅的上方挂着一張不很大的列寧象——那显然是从報紙上剪下來的。那個兵士吞吞吐吐地說，他是坦波夫地方的人，無親無戚，他是別人撫養大的、給地主富農干活，曾經有過一個家。孩子害“喉病”死掉了，老婆也被管家勾引去當女仆了。尤薩洛夫靠自學弄懂了樂譜，學會了吹高音簫。在動員打德國人的時候，他被編到一個哥薩克團的樂隊里去。那個樂隊長恨死了“卡查勃”，^①所以就叫他坐在大鼓旁邊。革命爆發後，這個團跟炮兵一同由埃爾斯倫^②附近的障地撤下來，調回國去。在路上，卡爾密克白匪企圖解除這個團的武裝，但是沒有達到目的。尤薩洛夫因為受了暗傷，一直滯留在這個村子里。他在那里無事可做，無聊得很，所以建議組織一個樂隊。

“你從哪里弄到樂器呢？”水兵很高興地問。“到鐵匠鋪里去定做嗎？還有，教師也是少不了的。你自己是個敲鼓的老徒弟……不能算數。”

尤薩洛夫的薄嘴唇稍稍張開，微微一笑。

“那麼，人民從什么地方拿出槍來干革命的呀？”他平心靜氣地低聲回答。“是誰教他們怎樣揍將軍們的呀？主席同志，你自己在艦隊里大概也不是指揮巡洋艦的吧？”

水兵拍了拍兵士的肩膀，然後從口袋里拿出一顆包在紙頭里的圖章來，用力向它哈了一口氣。

尤薩洛夫從村執行委員會走出來，口袋里攔着一份委任狀。

① 革命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對俄羅斯人所用的歧視稱呼。

② 土耳其東北部的城市。

他把中学音乐教师和教堂唱詩班的指揮喊了来，音乐教师是个大鼻子，戴着一副夹鼻眼鏡，眼鏡上系着一根絲絛；唱詩班指揮身体很瘦弱，头发已經花白，穿着一件土綢上装，簡直象用生面捏出来的一样。他們俩遵照劳动勁員令，都在广场上拾馬粪。尤薩洛夫建議他們不要再干社会工作，而到这个新办的学校里来教課。唱詩班指揮和音乐教师都很乐意地答应了。于是，村子的篱笆上出現了許多招貼，上面写着：

第一紅色音乐学校招生

本校招收有志于音乐的貧苦公民，凡备有曼陀琳，吉他及其他乐器者請随帶入校，学費免收。人民的艺术万岁！

口袋里装着香烟匣、臉上生着酒刺的中学生，閑得无聊的小姐，头发上搽了油的店員，穿着涂过焦油的軟皮靴的上了年紀的雇农，把个学校挤得满满的。从逃亡分子（家畜販子、哥薩克头目、官吏）那里沒收来的乐器，都已砸破，弦子也断了。到外面去买吧（在罗斯托夫或者埃依斯克都可买到），那又很困难，因为铁路交通时断时續，村外有土匪出沒。尤薩洛夫自己会做点細木活，也会做点粗木活，所以他就圍上圍裙，动手替乐队改造乐器了。他把曼陀琳这种意大利乐器調整为四度音程，結果成了多姆拉。^①他又把吉他改成低音。

教师们开始教学生認識高音部記号和音阶。尤薩洛夫附帶說了一句話，要在三天之內学会一支歌。这支歌，他是从一队路过的紅軍队伍那里学来，并且把它記在乐譜上的。

① 俄罗斯民間乐器，有三弦。

那两个教师生气了。

“对不起，”唱诗班指揮开口說，神經質地摸摸他那短短的白胡子。“你这种方法，尤薩洛夫公民，請你原諒，簡直是……瞎搞。这就好象你才把字母講完，就强迫学生把整个一本書記得烂熟。我們都是誠实人，糟蹋青年人是不……”

“我并不一定要你，”那个兵士說。“你可以回去再干社会工作。这支歌，讓我亲自来对孩子們講解：大家得靠听觉来記憶。”

两位教师聳聳肩膀。

尤薩洛夫上第一課的时候，先对学生发表了一通簡短的演說：

“朋友們，有一回我在基輔看了一次歌剧，这个歌剧大大地感动了我。所以現在我开办了这个学校。讓貧农階級也来玩玩艺术。我們要推翻那些头目、外国联軍，这样就可以开我們自己苏維埃的演奏会，唱我們自己的新戏了。而且，我本人曾在团队的乐队里呆过，我知道音乐在战斗中多么能够鼓舞士气。馬刀也罢，唱歌也罢，一切东西都应该成为我們对白匪將軍們战斗的武器。”尤薩洛夫想了一下。“那些到这儿来給女孩子写紙条的同志們，我要請他們离校。”

在晚上喝茶、吃脆餅和奶油的时候，那些中学生和小姐都跟他們家里人談起那个兵士的演講。

富农們的家里都警惕起来了。

二

晴朗的五月天揚起滿天的灰尘，柳树上飄下一团团玫瑰色的柳絮。廣場上，在鋪了紅布的講台四周聚集着穿节日新衣服

的人們。村里两个教堂的大鐘都噹噹地响了起来，鐘声把演說人的講話都掩盖下去了。大会开完后，音乐学校的乐队叮叮当地奏起了《国际歌》。那高亢的、整齐的乐声象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向着太阳飞去。大家都摘下了帽子。执行委员会主席把他那有力的、指头粗短的手伸向没帽檐的帽子致敬礼。

在教堂的圍牆旁边，站着一个年老的哥薩克，他身上穿着一件胸前綴有“子彈夹”^①的彻尔克斯人的咖啡色上衣，手里拄着一根櫻木拐杖。

“老兄，”他說，“这是什么歌呀？以前我好像沒有听过哩。”

站在他旁边的那个穿紅棉袄的沒鼻子的壯汉，声音囁囁地回答道：

“大概是新的‘上帝保佑吾皇’吧。”

这两个人毕恭毕敬地裸露着黃黃的、象蘿卜一样圓的禿头。

执行委员会主席微笑着，向尤薩洛夫招招手：

“好啊，乐队长。你証明了你的学校真不坏啊。請你接受布尔什維克的謝意……你这么努力，該把你的工資定多少呢？”

尤薩洛夫狡猾地把眼睛眯一眯，說：

“两枝化学鉛笔和一些紙。用来画乐譜。”

他解釋說，为了生活，他可以做些細木工手工艺，搞点副业收入。一个单身汉哪里会有多少开销？

“你以为苏維埃政权穷嗎，”水兵皺起了眉头。“我們的村执行委员会能够維持十个乐队，只要它們有用处。得了，我們先給你一份口粮，随后再照預算定你的工資。”

当乐队退出广场的时候，那个拄拐杖的老头儿和穿紅棉袄

① 哥薩克人上衣上的胸飾。

的哥薩克吐了一口口水，对那些音乐家搖搖他們青筋毕露的、毛茸茸的拳头。

过了一天，尤薩洛夫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一个信封，随即把它拆开了。在一張練習簿子紙的上端画着一个黑棺材，下面写着：“如果你不停止演奏布尔什維克的倒头經，这个棺材就送给你睡。”

乐队长不慌不忙地喝了两杯水，就到学校里去了。

班上的学生大为减少了……中学生为了死記乐譜而感到失望，做媽媽的也不許她們的女儿去学习。只有那些雇农在勤苦地努力，克服学习复杂音阶的困难。唱詩班指揮板着一副討厭的面孔在班上踱来踱去，輕輕地敲着音叉。

太阳已經落到黑楊树背后去了。篱柵門吱哑响了一声，三个身强力壮的青年走进了学校的院子。他們在橡木台阶上坐下来，面对着那一扇小窗。其中有一个生着一張扁平麻臉的家伙，嘴里衔着一只櫻桃木烟斗。他們誰也不說一句話。

尤薩洛夫朝那窗口望了一眼，臉上立刻变了色。他把口袋里那封早先发现的信簌簌地攔成了一团。

“孩子們，”他用嘶哑的声音說，“奏《国际歌》吧。”

他的指揮棒忽上忽下急速地飞舞，准确地指揮着演奏。尤薩洛夫面向乐队站着，感到自己的脊背非常寬大，恰恰遮住了整个窗子。等他掉过头去的时候，那几个年輕人已經不見了。

过了一天，太阳落山之前，那三个年輕人又来了，他們站在橡木台阶上，用手扶着房頂，活象三根大木桩。那个麻臉家伙衔着烟斗。学校里的学生又一次覺得奇怪，为什么要在上課的中途停下来奏《国际歌》呢。剛剛奏完这个歌，那三个青年又无影无踪了。

第三天，台阶上空无一人，整整一堂課學生們全是練習音階。但是，當沉沉的暮色從東方向着村子逼來的時候，有人在尤薩洛夫的茅屋的小窗上輕輕地敲了一下。屋角里那張彎腿的鉄床上鋪着一床薄薄的軍用毯。茅屋的窗板都用鉤子鉤準，一張沉重的桌子頂住門，鑰匙插在鎖孔里。

窗上又响了一下。街上有个声音不清不楚地喊着：

“開門，當家的，有事情吶。蘇維埃送公文來啦。”

尤薩洛夫只穿了一件襯衫。他小心地拿起斧頭望了一眼，用手指去試試那有了缺口的鋒刃，隨即站到兩面窗子中間的牆壁那里去。

村子里是蘇維埃的政權。村外的蘆葦叢中却還是土匪的天下。一當黑夜降臨，土匪就沿着熟悉的小巷偷偷跑進村里來。他們到農民屋子裡去會他們的親人，在未婚妻那里鬼混，大喝自己釀的酒，並且隨着手風琴的聲音拚命蹬他們的腳跟，口袋里叮叮當當响着沙皇政府鑄造的銀幣。

教堂里的長老監視着村里有誰背叛古班拉達，^①並且用鉛筆草草地寫成文書，仔細地描出斯拉夫文字字母組合的文字。有幾個年輕人就帶着這張名單在村邊的小巷里跑來跑去，輕輕敲那些畫有十字記号的房子……

只有在那懸着一面被煤油街燈照耀着的紅旗的廣場上，巡邏隊截斷了土匪的道路。巡邏隊屢次進行搜捕，可是土匪總象指縫里的水一樣，漏了網。所有這些邁科爾們、列夫克們、奧巴納斯們都拿起鋸子、草耙；你可以去告發，他們都不是老實的庄

① 拉達是一九一七到一九一九年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反革命組織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組織的中央機關的名稱。——譯者

稼汉。可以担保——全是豺狼。但是誰敢呢，——大家都害怕。

尤薩洛夫通夜沒有睡覺，眼看着東方現出了玫瑰色的朝霞。早晨，他到执行委员会去报告了那些“不速之客”。水兵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向那个屋角点了点头，屋角的架子上立着一些青光灼亮的、擦过油的步枪。

“拿一杆去吧，有用处的。”

乐队长輕輕地揮揮手：

“有什么用处？一杆枪也防不了身。我的武器——瞧！”他从皮靴筒里取出了那根指揮棒，“就是音乐。應該讓人們高雅一点。”

“說得对，”村苏維埃主席冷冷一笑。“只能讓人高一点。至于土匪，那是鷹。你想用歌来感化他們嗎？你这个老麻雀，尤薩洛夫，瞧着点，別讓人把你的雀食偷走。你的音乐不是普通音乐，而是革命的音乐，村里有些人因它睡不好觉。你必須为这个音乐而斗争。用武器来保卫它。”

尤薩洛夫默默地不說一句話。

“好，兵大哥，就这样吧。你說的那件事，我們是会注意的。但請記住：要把乐队当作亲人看。保护它。”

音乐学校繼續上課。尤薩洛夫漸漸瘦下去了，一綹棕黄色的头发象干燥的牛蒡一样，在額骨上扫来扫去，他那只受了暗伤的腿时时作痛。

三

村里的两个財主跑来看尤薩洛夫，他們的圓圓的毛皮帽上系着漂亮的飾帶。这两个人对墙上挂着的乐器和标語端詳了

半天。

“兵大爷，你的脑袋不小呀，”教堂里的长老谨慎地开口说，“可是这枕头和它不相称。”

长老露出一副怀疑的表情，把他那尖尖的斑白的短胡子捏在拳头里。尤薩洛夫默不作声。他回想着，他曾在长老家里当了四个月粗木工，连钉根铁钉挂挂外套的地方也没有。这个傲慢的哥薩克工资照付，一点也不欺瞒，但是在家裡絕不許他多跨一道門坎，因为他瞧不起“露着肚脐眼赤脚穿草鞋的乡下佬”。

“你不如到我們的教堂唱詩班里来吧？”长老繼續說。“再不然就给人家的婚礼吹吹打打。你的那些歌……太粗太俗，简直听不入耳。当然喽，在你看来，这个政权就是亲人，但是，从古以来，叫化子总是捧着他那空空的讨饭碗的。我們一定給你买洋喇叭，象那头等的团队一样，还有，……我們一定撥点小麦給你，圣诞节也一定宰头肥猪，只要你好好的干。我們是很需要音乐的。”

尤薩洛夫好不容易克制住自己，回答道：

“我本應該好好謝謝你們，亲爱的客人，可惜房間里沒有鞭子。房門敞开着，請吧。”

长老不再說一句話，只是眼睛象狼一样放出凶光。另一个有錢的哥薩克，犍牛般的脖子馬上就象甜菜叶一样地紅了起来。两人戴上了毛皮帽，也不告辞就走了。

在七月的一天蔚藍色的早晨，尤薩洛夫在村子里两旁种着槐树的、寬闊平坦的街上走着。他走过盖着洋鉄屋頂的房子，走过高高的圍牆，圍牆里面的看家狗在汪汪地嗥叫。人們做过了弥撒，打教堂里涌了出来。两个富农駕着輕篷馬車奔馳过去，揚起了滿街的灰全。一个穿淡紫絲絨法衣的神父也駛过去了，他那肥大的肚皮象一只大盘子，攔着一枚銀十字架。一个圍着花

披巾的年輕寡婦赶上了尤薩洛夫。

“音樂家，你想什麼呀？”那個寡婦說，仿佛無心地碰了碰他的肩膀。“我一瞧見你——啊呀，就覺得你可怜。狼狽得這個樣子，大約連襯衫也沒人給你洗。俗話說得對：單身漢就象一隻船——汪洋一片大海，一個人划，到岸還遠着哩。”

他側眼看了看那個哥薩克女人。小寡婦的兩個臉頰就象兩只熟透的西紅柿，胸脯突突的，松蓬蓬的、打褶的裙子底下露出了一只穿着結帶子淺口鞋的腳，樣子倒很端整。

他們倆挨近一處牆角。

“兵大哥，我很喜欢你。你的音樂搞得挺有趣，”哥薩克女人狡猾地用她熱情的、褐色的眼睛略略一看，忽然貼近他的身子，急急忙忙低聲說：“晚上來罷……你在家裡大概很寂寞吧？我那裡有酒，我要熱烈地吻你。噯，音樂家呀，把你那些布尔什維克歌子忘掉，來做我的丈夫吧。”

尤薩洛夫陰沉地冷冷一笑。

“我不能為了盧布、為了閑話、為了娘兒們的溫存出賣我的良心。”他轉過身去。“你還是去對派你來的年輕人說罷，他們用一滴水滅不了一場火災。”

哥薩克女人低著頭，站在那兒。她微笑着，露出一口齊整的牙齒。

“啊，音樂家，你真傻。算啦，你等着吧，晚上我自己來，你準備些好點心，”說着就將綠裙子的下緣搖擺了一下。

晚上她果真來了，偷偷地看看那個黑洞洞的小窗戶，央求了半天讓她進去。尤薩洛夫也不把燈火燃亮，只把一只手扶著窗框。他的心跳得很厲害：“還是把門打開吧？也許她是真的哩？……”門在輕輕地咯吱咯吱响着，有人打院子裡試着推門。

尤薩洛夫一声也不回答。

到了下半夜，街上傳來了得得的馬蹄聲，嘈雜的人聲：這是巡邏兵在村里巡夜。

那個茅屋不再有人敲門了。

學校里的學生又增加了：哥薩克青年紛紛加入進來。他們學會了革命歌曲，在冬天的晚會上、在郊遊的時候，都把这些歌曲唱將起來。人民文化館演戲開幕之前要唱《國際歌》，各種會議結束的時候也要唱《國際歌》。尤薩洛夫當選為執行委員會委員，他的工資也確定了。

樂隊舉行了第一次賣門票的音樂會。鄰村的人們也都跑來參加。音樂節目在鼓掌聲中一項項地進行。學生們演奏了民謠、蘇維埃進行曲。當節目演完的時候，那個穿紅棉襖的、沒鼻子的哥薩克壯漢跑上了舞台。他用兩手抱着羊皮帽，肥胖的臉上流着淚。

“親愛的同志們，”那個哥薩克用尖細的嗓子說，“當耶穌基督誕生的時候，天空里升起了一顆明星。誰要是信仰，誰就拜它。這個樂隊也是這樣。誰要是相信蘇維埃政權，誰就拜它。”哥薩克轉過身來，象一柄折刀一樣，向尤薩洛夫鞠了一躬。“我是你們鄰村老謝爾賓諾夫卡村的村民，我代表我們的村子，請你也替我們把布爾什維克音樂家們組織起來。”

四

星期日早上，尤薩洛夫精神抖擻地、微微跛着腿從家里走出來。從村邊的果園里就可以望得見老謝爾賓諾夫卡村。有一條平坦的道路通到那個村里，這條路象塊馬蹄鐵一樣，環繞着—